

震惊她的疼痛——译者眼中的格丽克

最初读到格丽克,是震惊!仅仅两行,已经让我震惊——震惊于她的疼痛;我要告诉你件事情:每天有人在死亡。而这只是个开头。露易丝·格丽克的诗像锥子扎人。扎在心上。她的诗作大多是关于死、生、爱、性,而死亡居于核心,经常像是宣言或论断,不容置疑。

这与她的出生及家庭有关。格丽克出生于一个敬慕智力成就的家庭。但她降生时,迎接她的不是喜悦和期待。在她出生前七天,她的姐姐——她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了。尽管格丽克之后又有了一个妹妹,但这一创伤在此后多年,犹如一片无法驱散的阴云笼罩着她。

她在随笔《诗人之教育》一文中讲到家庭情况及早年经历。她的祖父是匈牙利犹太人,移民到美国后开杂货铺谋生,但几个女儿都读了大学;唯一的儿子,也就是格丽克的父亲,拒绝上学,想当作家。但后来放弃了写作的梦想,投身商业,相当成功。在她的记忆里,父亲轻松、机智,最拿手的是美德的故事。少女贞德的英雄形象显然激起了一个女孩的伟大梦想,贞德不幸牺牲的经历也在她幼小心灵里投下了死亡的阴影。格丽克的母亲毕业于名媛辈出的卫斯理女子学院,尤其尊重创造性天赋,对两个女儿悉心教育,对她们的每一种天赋都加以鼓励,及时赞扬她的写作。格丽克很早就展露了诗歌天赋,并且对诗歌创作野性勃勃。

她在一次采访时回忆,小时候她的奶奶经常随身携带一本诗集,她还能记得自己在四五岁的时候读过威廉·布莱克(William Blake)的诗《黑人小男孩》(The Little Black Boy),还有莎士比亚戏剧《辛白林》(Cymbeline)里的选段;从幼年时起,她的父母就鼓励她写作,他们甚至会把她写的诗打印出来进行点评。在随笔《诗歌教育》(Education of the Poet)中,她说童年时代的她,自认为是威廉·布莱克、叶芝、济慈和艾略特的传人。在一个崇尚智力活动和艺术创作的家庭里成长,露易丝·格丽克本该度过一个自由发展天赋的快乐童年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格丽克患有严重厌食症,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接受心理治疗。1980年在佛蒙特州的小屋遭遇了一场大火,被焚烧殆尽。1985年,她又一次遭遇了死亡的打击——她的父亲去世了。她在这一年所写的一篇随笔里说自己是一个“梦中人和旁观者”,是一个“沉迷于丧失”的作者,“二十年来等待着忍受无法逃避的丧失”。1990年出版的《阿勒山》(Ararat)和1992年的《野鸢尾》(The Wild Iris)里都有寄托对父亲的哀思的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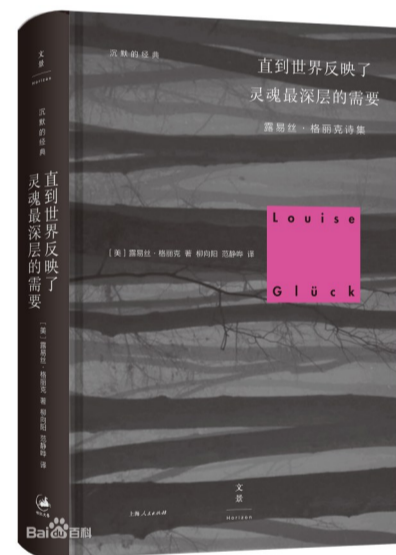
(摘自世纪文景/上海人民出版社)

荐读

露易丝·格丽克作品推荐

虽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,露易丝·格丽克的名字不够熟悉,但截至目前,国内曾两次引进过她的作品,分别是世纪文景/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》和《月光的合金》。另外,宜昌新诗学会也以内部自印的方式于2015年制作过《露易丝·格丽克诗选》。

《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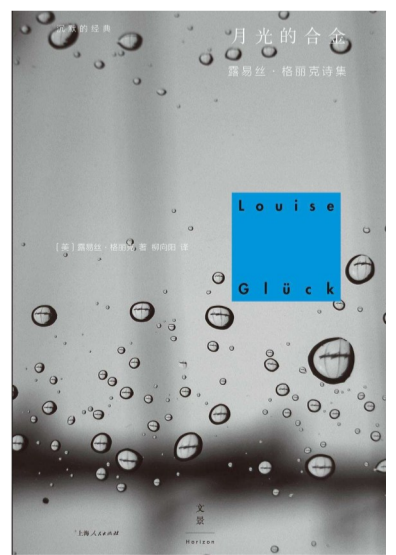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: [美] 露易丝·格丽克
出版社: 世纪文景/上海人民出版社
译者: 柳向阳/范静哗
出版时间: 2016年5月
书籍简介:

《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》特别收录格丽克部分早期诗作,可一窥作者诗风变化。

书籍完整收录了格丽克的《阿弗尔诺》(新英格兰笔会奖)和《村居生活》(格林芬诗歌奖短名单)两本诗集;此外还有早期五本诗集的精选,涉及的诗集为《头生子》(美国诗歌学会诗人奖)、《沼泽地上的房屋》、《下降的形象》、《阿基里斯的胜利》(全国书评界奖)、《阿勒山》(国会图书馆丽贝卡·博比特全国诗歌奖)。

《月光的合金》



作者: 露易丝·格丽克
出版社: 世纪文景/上海人民出版社
译者: 柳向阳
出版时间: 2016年5月
书籍简介:

《月光的合金》包含的四本诗集均为格丽克成熟期的作品,不乏大奖之作。

书籍收录了格丽克的四本诗集,《野鸢尾》(普利策诗歌奖)、《草场》(《新生》(纽约客))、《七个时期》(普利策诗歌短名单),均为露易丝·格丽克成熟期的重要作品。目前,这本诗集也随着露易丝·格丽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在网上火到脱销。

聚焦2020诺贝尔文学奖——为什么是露易丝·格丽克?

你不熟悉的露易丝·格丽克

露易丝·格丽克是谁?狄金森、摩尔多、毕肖普最伟大的美国女诗人。露易丝·格丽克1943年出生于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家庭,17岁时,因厌食症辍学,开始为期七年的心理分析治疗,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诗歌小组学习,1968年出版处女诗集《头生子》,开启自己的诗歌之路。她是美国桂冠诗人,曾获普利策奖、国家图书奖、全国书评界奖、波林根奖。

露易丝·格丽克不直面政治,她处理的是更隐秘,也更深入人内心体验的感受,是一位典型的抒情诗人。她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为诗人的学徒时期。此时诗人创作多出自生活感受,以《下降的形象》(一九八〇)组诗为代表,将自传性材料融入口语抒情诗中,她的细腻与灵性反哺诗歌,对爱与性的渴望与犹疑,成为常见主题。

如在《伊萨卡》中的:“被爱的人不需要/活着。被爱的人/活在脑子里。”又如《阿基里斯的胜利》里,格丽克写阿基里斯陷于悲痛之中,而神祇们明白:“他已经是个死去的人,死于/会爱的那部分/会死的那部分。”

以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《野鸢尾》为标志,格丽克走向成熟。此后,她的诗歌不但表达人类的幽微心理,也主动将神话、寓言融入诗歌,探讨人的存在根本问题。比如《责备》中,诗人与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爱洛对话;在《神话片断》中,诗人则引用了太阳神阿波罗追求女神珀尔塞福涅之女达佛涅的故事。

露易丝·格丽克最被人称道的是她将神话熔铸于对生命的玄思,在长诗《忠诚的神话》中,她写道:“他等了许多年,/建造一个世界,观察/草地上的珀尔塞福涅。/珀尔塞福涅,她嗅着,尝着,/他想,如果你有一个好胃口,/你就能享用所有这一切。/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想在夜里抚摸着/心爱的人的身体,/罗盘,北极星,/听那轻盈的呼吸述说着/‘我活着’,/那也意味着/你活着,因为你听见我说话……”

获奖原因:文学成就、性别和地域平衡的综合考虑

露易丝·格丽克固然有其无可替代的文学价值,但伟大诗人并不缺少,为何瑞典学院会独独垂青她呢?

一个有趣的现象是:在诺奖公布当天,露易丝·格丽克赔率飙升,而在此之前,很少人将她列为热门人选。参考此前的赔率信息、地域性和文学成就,我们可以列出一份备选名单,露易丝·格丽克并不在其中,而是安妮·卡森、恩古吉·格罗斯曼、拉斯洛等都比她更有“获奖相”。尤其在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鲍勃·迪伦之后,短期内再次颁给一位美国诗人的可能性更是相对较低。

但格丽克获奖,也在情理之中,因为她是英语区、非欧洲大区不可忽略的一位女性诗人。在性侵门事件后,出

村上春树等人何长期陪跑?

诺奖开奖,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会被说起,那就是,村上春树、阿多尼斯、恩古吉·阿特伍德这些赔率榜大热门,为什么又一次陪跑?

其实,诺奖评委会从不公开赔率榜。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赔率,都是博彩公司开的。诺奖不开赔率,只会公布50年前的评委会提名名单。由于“50年保密原则”,现在诺奖官网上能查到的提名名单和理由,还停留在1969年,也就是说,我们只能查到1970年之前的提名。

在这份名单里,托尔斯泰被评委会16次提名(同一年可以被不同评委会多次提名),无一命中,马尔罗、格雷厄姆·格林、毛姆、奥登也被提名过,但没

在此,珀尔塞福涅(Persephone)是希腊神话中宙斯与德墨忒尔之女,被冥王哈得斯劫持为妻,后得到母亲的营救,但由于误食了冥王的石榴,每年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冥界,其他时间回到母亲身边。(引自《世界文学》双月刊2014年第4期)

格丽克还突破了男性划定的表达范式,发出属于女性的声音,在精准、细腻、陌生化的诗歌写作中,她写出女性丰富的生命体验,并试图将现代诗歌与古典神话相结合,从而使诗歌的主旨更加深邃宽广。

在获得普利策奖的《野鸢尾》中,露易丝·格丽克不再满足于诗歌的描绘作用,而是发挥隐喻,通过日常意象,赋予万物灵性,从而传递出哲理。在《春雪》中,她将“春雪”拟人化,写了一首自白诗:“望着夜空:/我有两个自我,两种力量。/我在这和你一起,在窗边,/注视着你的反应。/昨天/月亮升起在潮湿的大地之上,/低低的花园里。/此刻,大地像月亮一样闪耀,/像光亮裹着的死物。/此刻你可以闭上眼睛,/我已经听到你的叫喊,/以及在你之前的叫喊,/和它们背后的需要。/我已经给你看了你想要的:/不是信仰,而是屈从,/屈从于依靠暴力的权威。”

在《牧歌》中,她又将寓言与乡村村民对生活的反思结合,描绘出村民返乡内心的焦灼。“他们再回来时,境遇更糟。/自认已在城里失败……/他们就回来了。/默不作声,就像他们的父辈。/夏季的星期天,倚靠在诊所的外墙

于性别平衡和地域平衡,诺奖评委会考虑她,也是有其道理的。

众所周知,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是:应给予“文学家,他曾在文学园地,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”。可是在2018年性侵门事件后,诺贝尔文学奖却一度陷入信任危机。

2019年,诺奖评委会洗牌,新增了不少女院士,这批人的文学趣味和从前是不同的,因此严格来说,2018年前的获奖结果,对预测今年的文学奖并无太大帮助,而真正能有助于我们捕捉蛛丝马迹的,是诺奖在2019年的声明和参考奖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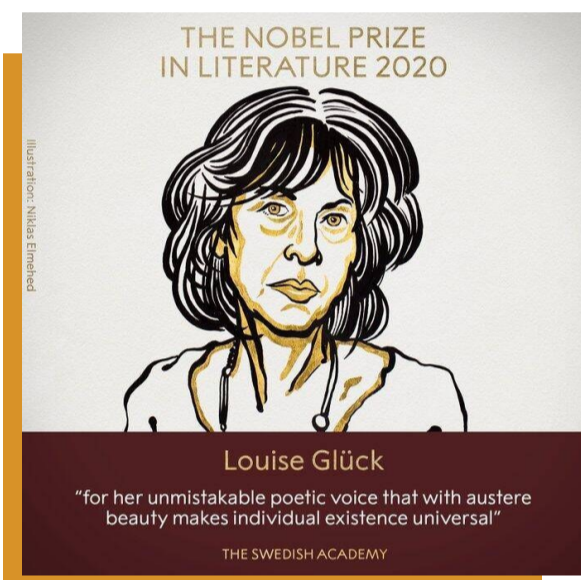
在声明中,诺奖评委会强调其会更致力于全球化和性别平衡,18年给了

得奖。契诃夫、普鲁斯特、卡夫卡等文学巨匠干脆从未被提名。

中国方面,只有胡适和林语堂真正被提名,坊间传闻的老舍、鲁迅是子虚乌有。而在近十年,除了已经得奖的莫言,真正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家,且与诺奖传出绯闻的是余华、残雪、阎连科、贾平凹、北岛、李锐、王安忆、苏乃谦等人。

村上春树等人何长期陪跑,诺奖评委会自然不会公开说明,但根据诺奖本身的趣味、作家们的特点,原因依旧有迹可循。

对诺奖评委会来说,村上春树的文学并不新颖。村上春树的小说继承自陀思



上,/不停吸烟……”

格丽克是一位以生死为核心母题来创作的诗人。在她的诗歌中,关于死亡的讨论蔓延纸间。“宁静面对宁静,淡漠面对淡漠,活下来,活在地下。死去的,不做挣扎地死去。”露易丝·格丽克的诗歌犹如小刀,在沉默的黑暗中,闪烁出银色光亮。她回避沉重的主题,对她来说,死亡并不是一瞬间的事,而是一个缓慢、反复的过程,诗人如是说:“出生,而非死亡,才是难以承受的损失。我要告诉你件事情,每天/人都在死亡。而这只是个开头。”

从诗歌谱系来看,露易丝·格丽克亲近艾米莉·狄金森、玛丽安·摩尔、毕肖普、卡图卢斯,回到古典,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抒情女诗人萨福。她们注重“身体的感性遭遇”,将灵魂体验与诗歌的技艺探索结合,创作出形式创新、又始终在探讨人类世界永恒命题的诗句,例如:失去、生死、爱欲、孤独,乃至于虚构与真实的关系。在创作上愈发介入政治的当代美国文坛,露易丝·格丽克代表的是另一种方向——回归静默,在沉默与书写中找寻“顿悟的时刻”。

托卡尔丘克,是一个风向。未来,会有更多女性作家入围这个名单。

一个微妙的改变是,诺奖这几年对“新学院奖”和国际布克奖的参照程度更高了。例如:在获得诺奖前,托卡尔丘克就是国际布克奖的新晋宠儿。残雪也曾凭借小说《新世纪爱情故事》进入了国际布克奖长名单,这就是为什么,去年诺奖开奖前,赔率榜把残雪放在赔率前五。

考虑到包括石黑一雄,诺奖已经连续三年颁给了欧洲作家,而亚非拉、澳洲作家已多年没得奖,所以,2020年的得主才是一位非欧洲大区、德高望重的作家。这是诺奖挽回自我声誉的方法,从这个逻辑来看,露易丝·格丽克的获奖也在情理之中。

受耶夫斯基、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、雷蒙德·钱德勒的文学遗产,他虽然是日本人,但在写作上更倾向于美国20世纪文学,是爵士时代文风的日本继承者,而在千禧年后,诺奖评委会对美国文学及其继承者并不太热衷。美国是一个文学大国,但近十年,只有鲍勃·迪伦一个美国人拿过诺贝尔文学奖。

而石黑一雄作为日裔英国作家获奖后,村上春树近些年得奖的概率就更低了。在日本作家里,专攻诗歌和小小说,写法具有实验性和文体开拓意识,如今居住在德国的多和田叶子,是比村上春树更接近诺奖的人选。

(小编综合凤凰读书等)

10月8日,瑞典学院将202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美国诗人露易丝·格丽克,“因为她那毋庸置疑的诗意声音具备朴素的美,让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具有普遍性。”她也是继鲍勃·迪伦之后,本世纪第二位获奖的美国诗人。对于中国读者来说,露易丝·格丽克并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,但在美国当今诗坛她是绝对夺目的一颗星星。她为什么能获诺奖?本期悦读综合一些报道做了梳理。



声音

时间是最珍贵的褒奖

宗城

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又一次爆冷了。

诺奖评委会更新后,它在地域上会更加照顾非英语区作家,但整体来说,英语区文学仍是诺奖的中心地带,纵观历史,诺奖的欧洲中心主义也格外明显。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,诺奖基本上是欧洲人的游戏。1939年以前,除了印度的泰戈尔(1913年获奖),美国的辛·路易斯(1930年获奖),其余得奖者都是欧洲人,且集中在西欧、北欧。

1901到1939年期间,诺奖6次颁给了法国人,3次颁给了瑞典人,3次颁给了挪威人,这些作家有不少已被淡忘。当诺奖评委垂青他们时,却把契诃夫、普鲁斯特、卡夫卡、乔伊斯、托尔斯泰、奥登、鲁迅这些更优秀的作家遗忘在角落。

1950年以来,诺奖最青睐的国家是英国(诞生过7个得主)、法国(诞生过8个得主)、美国(诞生过7个得主),其他国家比较平均,意大利、西班牙、瑞典是第二梯队。

而在性别比例上,男性作家多于女性作家。女性在文学上遭遇的困境,也在诺奖评判时有所反映。近十四年,男性作家依然占到了14席中的9席,较为可喜的是,近七年来,出现了三位获奖女作家。

很多作家渴望诺奖的垂青,但也有作家,敢于对出席诺奖说不,或者淡然处之。法国哲学家萨特曾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,南非作家库切在得知获奖的消息后,只是轻轻说了一句:“这完全是个意外。我都不知道宣布获奖的事。”

今年正好是诺奖120周年,作为一个老牌文学奖项,诺奖虽然经历过多次争议,但它依然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文学风向标。对严肃作家来说,获得诺奖是作品销量大增的机会;对普通读者来说,诺奖能让他们了解更多有趣的文学作品。

对中国的出版业来说,诺奖不仅是卖书的好机会,也是引进优秀文学、推广经典作家的良机。匈牙利作家拉斯洛,在欧洲是不可忽略的大作家,也是当代很有可能经典化的一位文学先锋,但在中国,他至今被翻译、出版的小说仅有三本。2017年的诺奖得主石黑一雄,他的小说多年以前就被译林出版社引进,但销量惨淡,石黑一雄得奖时,很多中国观众惊呼:“这是谁?”同样的还有2017年、2018年的诺奖得主彼得·汉德克、托卡尔丘克以及今年刚刚获奖的露易丝·格丽克。

当然,那些没得过诺奖的伟大作家,也不必介意。世人对奖十分在乎,尤其是权威认可的奖,寻思着得了,就是光宗耀祖的事。但对于作家,去年和今年的文学水平是差不多的,只是因为得奖,外界对他的眼光大不相同而已。

曾有人喜欢编中国作家入围诺奖的谣言,赚取国人的欢喜,可倘若谣言被戳穿,看客们就会十分失落,好像作家因此失去了什么了。其实,奥登、卡夫卡、乔伊斯、普鲁斯特、赫尔曼·布洛赫这些大作家都没有得过诺奖,但这无损他们的作品,反而更显示了作家和作品的生命力。

很多年后,也许一些诺奖得主已经暗淡,但有人文学依旧熠熠生辉。对一位作家来说,时间的认可,就是最珍贵的褒奖。

